

兵敗漢城 21

有版權 禁轉載
作者 趙瑜

只有健全我們的人格 才能真正推動體育改革



「這幫當官兒的，誰不怕上法庭！下午三點整，那位機關黨委負責人準時到達我的辦公室。說老實話，攔平時，恐怕人家也不在乎咱玩橫，大夥兒說準是奧運會輸得太慘，尼巴夾起來了。到這兒我就問他，你為什麼撕我們的理論研討啟事？你猜他說啥，他說，我撕的是大字報！我說，字兒大就是大字報啊？大字報的本意是什麼你們這些人還不知道啊，能跟我們的啟事比麼？那你說路邊兒賣魚的，貼一張出來，減價商品一次性的處理的，招考業餘裁縫的，貼一張出來，你怎麼不去撕啊？歡迎外國總統，那字兒不更大嗎，你撕啊！你說我是大字報，你乾脆說我是反革命得了。半天大兒，他又說一句，那沙龍是什麼？我說沙龍是什麼你不知道啊，咱可是幹編輯的，咱這兒有辭海，怎麼，給你查查？他就說，那得由組織出面，我說，你出面人家來嗎？就衝你這上網線勁兒，人家誰吃飽了撐的？」

我粗野了是吧，本來咱平時挺斯文的，可我這時候不能再斯文，斯文了他不理你那一套，秀才遇上兵，有理說不清，就得這樣。後來他忍不住了，問我，你說我觸犯了法律，我到底犯的什麼法？我知道他心裡發毛，就說，你想套我呀，回頭兒到法庭上，我的律師會回答你！事情到了這一步，他就開始說些個什麼會議室騰不出來啦，最好不要佔用工作時間啦等等，我們一看他實際上是讓步了，也就不跟

他再計較，能開成個會就成。黨政幹部素質低，說到底，也怨不著他們，他也夠可憐的。這樣，總算爭取到一點兒人的權利，經過協商，把會議時間改在了下午六點，算是把個研討會開成了。衝破這點兒阻力可真難。會開得怎麼樣？不行。來了二十多個年輕人，心理上已經有了陰影，大夥兒一般性地聊了聊。你沒想到吧，那位領導，人家也來了！坐旁邊不言聲兒，弄得大夥兒的心情都不好。但是，這個會開成了就是了。過幾天我們放開了搞，不跟這條街上吵吵，搞一個泛北京的，然後發出來影響大，吸引更多的人來討論參與。怎麼樣，到時候你可一定來啊！好，說定了。」

這是一個多麼可愛的人啊。

從傳統人格到現代人格的轉換，是一個極其艱難痛苦的蛻變過程，每個中國人面對現代社會的衝撞，都將會經受慘烈的體驗。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更多的中國人仍舊膠固著傳統人格的定勢，成為改革開放當中最難突破的阻抑力量。——時代，正在注目著我們，歷史，正在期待著我們。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需要王太平這樣新型的男性。

我進而想到，展示個性力量張揚個性魅力的體育本身，正有助於對傳統人格、萎縮人格的改造和重建。此正是我們發展體育運動的最終含義。要拯救正在衰落的中國文化，體育在民眾中的普及其意義

就不是一般的了。

反過來，只有健全我們的人格，才能真正推動體育的改革，中華體育才能真正騰飛於全世界。

改造中國，必先改造自己。

個性的壓抑，民主空氣的稀薄，封建主義的作祟，正是這舊體制賴以生存的土壤，它滋生了只能是這樣而不會是別樣的體制。這體制的頑強存在，又使它穩固的形式極大地限制著土壤的翻新。了解一番兵敗漢城的背後，又讓我們更清醒地認識到了這層意思。

一晃就是半月。我結束了密集採訪，行將回到我那黃土高坡的老窩。北京依舊一到深秋便黃風驟起。李夢華先生還有另外幾位體育界高級官員如宣傳司長吾如儀等人於城運會結束後，都在山東仍未歸來。張彩珍女士在那座灰色的大樓裡，仍然主持著一連數日的改革會議。中國女排在香港超霸杯上獲得的名次依舊與奧運會名次相同。畢熙東他們仍在報社裡辛勞忘我地工作。國家體委的單身漢們也仍然牢騷照舊。王太平他們與韓虹等人聯盟，仍在繼續著他們「泛北京」的探索事業。我也依舊在不盡的飄泊和鞍馬勞頓之中，給自己以永久性的折磨。

北京，還那樣麼？不，的確不。

八八年十一月月中旬完稿於北京崇文門（全文完）